

书海一瓢

谢了荼蘼春未休

谈到散文诗,人们总爱援引波德莱尔的名言:“写一篇充满诗意的、乐曲般的、没有节律没有韵脚的散文;几分柔和,几分坚硬,正谐和于心灵的激情,梦幻的波涛和良心的惊厥。”直到今天,这依然是关于散文诗文体属性最精准的概括之一,波德莱尔提出的“柔和与坚硬”、“激情与惊厥”的辩证已然指出了散文诗的张力与包容性,以及它在起伏婉转的形式之下内蕴的骨力。然而,波德莱尔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至少在中国,小说沙龙主义弥漫,“良心的惊厥”通常被小说以叙事化的方式呈现,散文诗在文体格局中的位置越来越边缘,执著于散文诗创作的诗人也越来越少。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到陈茂慧的散文诗集《荼蘼到彼岸》是不能不让人感到讶异的。据一位了解诗人的朋友说,无论勤奋还是才情,陈茂慧在济南铁路系统众多写作者中都是突出的,十几年来,已颇有几位她的同道因为创作小说而迅速被文坛熟悉,她依然低调温婉地做着个散文诗园地里的忠贞的稻草人,这本《荼蘼到彼岸》应该便是小小的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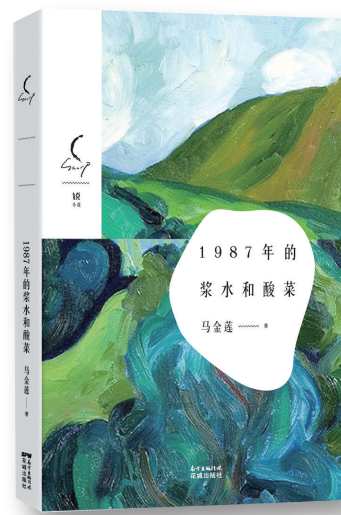
惟美的面向,如《心事荼蘼》一篇,从4月的桃花灿烂一路写到“百花开尽,只剩荼蘼”,细腻点染出一个加速作别青春的女子在“幽深狭长的时光隧道中穿行”的细微心事。然而,诗人并不满足于只为前人华美的语词之塔添砖加瓦,她也并不甘于困守在时间之镜中仅揽镜自照,嗟叹蹉跎,她希望能在荼蘼凋零之际,达成向“彼岸”的渡引,从而让生命的绽放“逃离自然的法则”,超越于线性的时光之流。换言之,前述散文诗的“柔和与坚硬”、“激情与惊厥”的辩证在陈茂慧笔下以“荼蘼”与“彼岸”的方式被显示出来,这便让她的作品有了张力之美,也带读者进入从遣词造句的柔美递至人生情味的扩充,再向精神主旨的升华这样一种富有纵深的阅读体验。

“彼岸”的“渡引”意味着对人生亏欠的代偿。在我看来,陈茂慧的“彼岸”包含两层意涵:第一层是显在的,佛学意义上的。且看《纸上的春天》,当“凋谢是可以预见的未来”时,“纸上的春天”里只“剩下我独自描画”——诗中的“我”在春天的命运一如“荼蘼”,而能让春色无边的是“连天接地的经幡”,能驱赶“尘世的彷徨迷离”的是普照人间的“菩提之光”,佛以悲悯气度完成了对有限人生的救赎。又如《日渐磨损的》,人悬浮在黑暗中被“浩大”、“执著而冷酷”的时光巨手推行,生命的棱角和锐气都被消磨殆尽,仿佛“事物最美的部分”“呈现、凋零、消沉、腐败,直到消失”。目睹这一切的“佛”“端静静默”,因为佛参破生命轮回

的根性,以不言的慈悲惕厉众生,了悟“磨损”与“永生”的辩证。再如《说出》中“迦叶的破颜一笑”,《契约》里“佛的意旨高悬,神秘、玄奥”,还有为诗人一再思辨的“永恒与一瞬”、“虚无与实有”、“坟墓与真知”、“红尘中的沉与浮”等等,都在昭示和宣讲基于佛学立场的彼岸之于现世的意义与招引。但之所以说这一层意涵是显在的,是因为诗人现在的佛学修养还远未能让她完成生命思想与文字的化合,佛陀的救贖仍是出于一种从众思考的应然逻辑,而非自性生命本然的开悟,因此在个别篇章里,佛甚至只成为浮在文本之外的一个符号、一个点缀,而未能对其思辨的主题起到真正的支撑与指点,从情趣向理趣的跃升也相对不足。

桃李天下

马 兵



马金莲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其小说集《1987年的紫水和酸菜》日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该书为作者的短篇小说集,由《1987年的紫水和酸菜》等7部作品构成。作家从长年生活的西北乡村汲取创作灵感,用质朴、细腻笔触,再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回民家庭的生活往事,深入刻画了回族女性与儿童的形象,展现彼时家庭、家族间的亲情、生存的艰辛和宽厚忍耐的民族性格,显示出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乡村记忆。鲜活富有个性的语言通过这些细节让时光流转,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侧面和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平民的生活状态。



丁利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主编的大型文丛“中国梦·生态梦——洮儿河”大型文丛日前由白山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共收集白城10位作家创作的专著,其中反映洮儿河、嫩江两岸人民与恶劣自然灾害做斗争的长篇小说3部;描写湖河两岸人民向往富庶、美好生活梦想的散文集4部;讴歌白城大地河湖连通、福佑后代的诗歌集2部;记录向海湖畔白城儿女为改善生态环境、追求幸福生活,甘于奉献的纪实文学1部。人与生态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套大型文丛是吉林省首部从生态文学角度策划出版的丛书。

我思我写

日出比日落缓慢

天渐渐地冷了,所有的窗子都关着。苍苔爬满了院坝里的土墙,偶尔几只小鸟从田野尽头飞来,在天空迅疾或懒散地掠过,停在菜园子的栅栏上不动了,脖子紧缩,目光定然。像几个自然界的使者在等待冬季的莅临,想象洁白的雪花从岁月深处飘来,安静地将大地覆盖——冬天如约而至。

几个虱子正在冬眠。我总觉得在冬季里待在野外比待在家里好——寒冷总是最先袭击那些幻想取暖的人。北风依旧伺机对大地上的事物进行破坏,我看见田野边的白杨树上几个空空的鸟巢随风晃荡,孤零零的样子,像我祖先在几个世纪之前遗留下来的故居。

人;它在我眼里被称作“狗”,我在它眼里不一定被称作“人”。它对我的忠诚也只是为了活命而表现出的委曲求全。说不定,它也一直想做我的主人呢,只是我没给它机会。那么,它咬我一口,自然是应该的。这一口,让我懂得了忏悔和救赎!

在那个平静的午后,我坐在河边,面对一条船,面对了一种软弱。这种软弱不止是来自于那条已经破烂的船,更来自于一个像那条船一样沧桑的老人。那个老人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他应该比我先来到河边。整整一个午后,他也在凝视着那条船,神情比我更专注,内心充满忧伤。他是那条船的主人。

吴佳骏

住靠北的屋子(组诗)

曹玉霞

早晨九点钟,鲁院

我应该关闭窗子  
外面有电钻的嗡嗡声  
我在干什么?  
我为什么要去听?  
我在反复读弗罗斯特的诗  
那些国槐树  
叶子在悄悄摇晃

我坐在书桌前  
我抬头望过天空  
一个中午的时间  
我的思想会有多少种变化  
有一杯咖啡就好了  
我这么想着

我真的是太奢侈了  
我又这么想起来  
树上那些鸟儿做完了一天的功课  
它们都飞去了哪里?  
我在发问

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不,这是大众的事情  
我是一个小女子  
灵魂也是  
很多时候我想把灵魂逼出来  
这似乎也不那么容易

我还能给自己出多少问题  
我应该出去走走  
不然听听歌曲?  
这是早晨九点钟  
我是把自己从诗歌里拔出来  
还是继续自我囚禁?

课间十分的鲁院

下午,刘正英老师的课  
休息时我写下一首诗  
在五楼的教室  
我靠窗坐着

略一偏头便能看到  
另一个院落的那棵老榆树  
天空有喜鹊鸣叫  
鸽子在飞

它们是这个时节另一种抒情  
它们一定接受过神的旨意  
美好正在发生  
我陷入  
惟这个秋天深厚

我们,目光彼此对视  
枝头的果子熟了  
它们会沉醉于怎样的梦?  
我们互不说话

那两只鸽子和喜鹊  
我们都是秋天的孩子  
窗外国槐树  
它们的叶子每一片都是风的样子  
每一片都是我诗里的任性  
锋芒,冷漠和暖

黄昏,鲁院

楼前一片银杏树,我出门往左  
到大门约百米  
从大门左边往右再从右往左  
我来来回回走过几趟?  
当我转身,和鲁迅先生对视  
我们对视,隔着深刻也隔着孤独

这个黄昏,我漫步  
小花园里,西红柿拖着长柔软的枝干  
棵上的果子,有的淡红有的还泛着浓郁的青色  
仿佛正寻找方向的我  
我蹲下来想抚摸那颗淡红的柿子果  
伸出去的手又停了下来  
我怕她会被我传染  
寡言不懂生活时而小小的孤独

而那些星星散开着白色的小花  
我竟然忘了它的名字  
它们开的那样宁静

如我慢慢静下来的内心  
这是鲁二十四开学的第一天

树上的叶子已开始泛黄  
它们不久将会从枝头落下  
声音细微而漫长  
但我们隔着的是无法逾越的

在鲁院,我住在靠北的屋子

我住靠北的屋子  
几只喜鹊和一群鸣叫的鸟儿  
它们每天飞来,然后飞走  
我用明亮的眼睛  
跟着它们  
这个深秋是别样的  
我时常站在窗前  
练习对一场雪的描述  
它的飘落与消融  
那几只喜鹊  
清晨与黄昏里鸣叫的鸟儿  
它们不久将会脱离我的视线  
也许另外的场景里相遇  
抑或互不相认  
是的,我有我的世界  
它们有它们的飞翔  
当我转身我真怕我会流泪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学员)

朝颜

朝颜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其随笔集《天空下的麦菜岭》不久前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在这部散文集中,作者用优美的文笔记录了一位从乡村走向城市女性的成长的历程与心灵轨迹。朝颜把麦菜岭置于苍穹之下,处处透露出对世事的悲悯情怀。无论是记录乡村风物、乡土文明,还是打量那些游离于城乡之间的亲人、朋友和邻里,文字间都呈现出一种绵绵不绝的梦想、眷恋、痛苦、不平和迷惘。如歌者行吟一般,作者写下了乡村在红尘岁月里固有的形态,写下了世事或温婉或冰冷的印记,写下了行走在路上不可磨灭的诸多影像,自然,也写下心灵的欢愉与疼痛。

